



父亲的战利品： 一个“钢罐”的故事

□赵代兵

我的父亲名叫赵世元。他留给我的，有一个从“抗美援朝”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“钢罐”，还有一张被岁月氤氲而面目模糊的黑白军装照。但我知道，他留给我的，远远不止这些……



中，父亲唯一一张军装照非常模糊，但在儿子心中，他的形象永远清晰如昨。

1 祖屋拾罐，让我如获至宝

初夏，天气清凉。房前屋后生了许多杂草，丛丛老竹佝偻着身子，枝叶垂地。房梁上的燕子见我们进了祖屋，叽叽喳喳地探头招呼，甚或飞出窝迎接。

这是我自小长大的祖屋，也是父亲时刻哼唱“雄赳赳气昂昂”的地方。在几十年前父亲去世以后，我已很长时间没回祖屋了。

妻子和儿子进屋转悠，期望能找到值得念想的东西。“叮铃咣啷”，一阵金属碰撞声传来。循声一看，儿子在一个角落里捡起一个月牙形的东西，看了看，没什么稀奇，随手又丢到地上，还准备用脚去踹。

“别动！”我赶紧制止，然后跑去捡起来，如获至宝般捧在手上。那是一个“钢罐”，是父亲抗美援朝时在上甘岭战场上缴获的美军战利品，也是我打小就熟悉的物件。

说是“钢罐”，其实是一个敌军的军用餐盒。它呈立体半月牙状，高10厘米、长14厘米，宽约7~8厘米，通体黑色，有些表皮已剥脱露出了银白的底色。

记得“钢罐”最初有翻盖，盖后可密闭不漏。后来，翻盖被我们玩耍弄丢了，只剩一个半月形的盒体——也就是现在的样子。

捧着“钢罐”，我仿佛又听见父亲在哼唱“雄赳赳气昂昂……”

2 与敌遭遇，父亲死里逃生

小时候，听父亲讲，他参加过“抗美援朝”战争。于是我格外关注这段历史，希望能从中找到父亲当年的足迹。

自幼失去双亲的父亲，当过童工放过牛，跟他叔父学过织布，尝尽了尘世艰难困苦。1946年，父亲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，途中设法逃脱至巴东县以织布为生，可随后又被当地民团强行入伍。

1949年11月，父亲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湖北咸丰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“解放”，父亲自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31师92团炮连。那年，他27岁。

1951年2月，父亲随部队入朝参加“抗美援朝”战争，他所在部队被编入第12军。父亲服役于第12军31师92团无座力炮连。

战争是极其残酷的。一次，父亲所在部队与敌人发生遭遇战，我方阵地被敌军炮弹击中，父亲被巨大的气浪震昏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父亲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几个已经牺牲的战友压着。他挣扎着正要爬起，却听见不远处有人叽哩哇啦地说话。

这语言是他完全听不懂的，但凭经验这绝不是朝鲜语。敌军来了！父亲赶紧躺下一动不动。透过身上牺牲战友的身体缝隙，他看见敌军正在清扫战场：他们挨个察看，只要发现尚有一丝气息的，便狠狠补上一刺刀。

或许是有身上牺牲战友的掩护，或许是敌军麻痹了，他们经过父亲身旁时，并未朝他身上补刀。待敌军走后，父亲才踉跄着回到了连队。

经历过生死，父亲似乎什么都不再怕，什么都可抛弃，但内心有种感受却越加坚定。父亲说，那就是信仰——在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中，他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巨大差异。



这就是那个战利品“钢罐”

3 奉命参战，投入上甘岭战役

1951年3月，在朝鲜谷山阵地火线上，父亲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他很快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1年11月，父亲成为志愿军第12军31师92团后勤处一名炊事员。

1952年10月14日，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金化攻势，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所称的上甘岭战役（最初称上甘岭战斗或五圣山前沿战斗）。当日，美军和“联合国军”在300余门火炮、40余辆坦克、4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，以7个营的兵力分6路向五圣山前的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的志愿军第15军2个连阵地发起猛烈进攻。第15军官兵浴血奋战重创敌军，然而防守部队也遭受了重大伤亡。

此时，上甘岭战场的表面阵地基本被“联合国军”占领，其攻势未减，五圣山受到很大威胁。如失去朝鲜中部战场这一要地，必将影响侧后中朝军队防线稳定，甚至彻底改写朝鲜战局。

为避免这一局面出现，志愿军第3兵团首长审时度势，报请志愿军首长批准，急调在金城地区已坚守防御一年、眼下刚撤下阵地的第12军重返前线，参加上甘岭地区的作战。

1952年11月1日下午，父亲所在的第92团接受597.9高地主峰阵地防御任务（部分阵地仍由兄弟部队防守）。该团经过4天（2日至5日）激战，以700余人伤亡的代价，歼敌2500余人，阵地屹然未动。至此，“联合国军”前线指挥官被迫沮丧地宣布：“联军在三角山（即597.9高地）是被打败了！”

随着597.9高地争夺战的结束，交战双方的斗争焦点，转到了537.7高地北山。

4 缴获“钢罐”，父亲当战利品收藏

1952年11月11日，第92团奉命实施反击。父亲也参加了这场战斗。当日16时，第1连和第7连在志愿军强大炮火支援下，分两路向537.7高地北山发起攻击。

敌军占据着山头，父亲和战友们在山下。要攻克高地，太难。可再难，难不倒英勇的志愿军。战斗打响前，战友们隐蔽在战壕里，做足冲锋前的准备。吃饱饭，也是准备工作之一。

在这场攻取537.7高地的战斗中，父亲和两名战友的任务是负责送饭。饭菜做好后，父亲胸前斜挂步枪，腰间扎着腰带，挎着做饭菜用的油壶、系着毛巾，背着餐具和饭菜出发了。

当他们即将进入战壕时，敌军发现了他们。瞬间，弹雨朝他们狂泻而至，父亲赶紧隐蔽。纵使这样，他仍感觉



父亲获得的“抗美援朝”纪念章



纪念章背面

后腰被撞了一下，身体不由往前一倾，顺势滚进了战壕。战友们赶紧过来扶起他，发现他腰部以下湿漉漉一片，以为他受伤了。大家七手八脚取下他身上的东西，才发现是他随身带的油壶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。

父亲仔细看了看，发现油壶的铁皮上嵌了一颗花生粒大小的弹头，壶里的油全漏到了大腿上。他想起刚才腰部仿佛被撞那一下，一定就是被这颗子弹击中了。好险，弹头差点穿透油壶射进身体，要不是油壶挡这一下，他哪还有命在？

战友们也为他感到庆幸，父亲却惋惜漏掉的那一壶油。要知道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后方补给非常困难，战友们大多数时候都以吃炒面、熟土豆等便于携带的食物为主，能够吃到用油炒的菜，是非常难得的。

战友们吃饱饭后，父亲让另外两名炊事员将餐具带回后勤处，他自己坚持留下来与战友们一起冲锋。不知是想报刚才打烂油壶的一枪之仇，还是的确想参加一线战斗，反正父亲硬是留下来了。

那次战斗，父亲和战友们向高地发起猛烈攻击，仅用一个下午便全歼守军1个营，攻克了537.7高地，收复全部被占阵地。父亲也因此战荣立三等功。

打回战场时，父亲发现一个军用水壶（实际上是美军士兵的钢质餐盒，有翻盖和手柄，后来我们称之为钢罐），枪托一敲，铛铛响，捡起一摔，还摔不烂。

父亲觉得这“水壶”不错，正好可以替代被打坏的油壶。于是他将水壶当作战利品捡了回去，后来一直当油壶使用。

5 睹物思人，父亲形象清晰而鲜活

硝烟散去。父亲带着一枚三等功军功章、一枚印有朝文的“抗美援朝”纪念章、一个印有“抗美援朝纪念”字样的瓷缸，以及那个“钢罐”战利品，转业回到四川梁山县（今重庆市梁平区）。

后来，那个“钢罐”就成了我们“小锅伙食”的代名词。20世纪70年代，农村经济还不发达，能够吃上一顿大米饭是很难得的，但我很幸运，几乎天天能吃上。每到秋冬季的晚上，母亲都要在灶台上煮一大锅红苕，然后用那只“钢罐”装上大米和水，放在灶膛里煨煮。红苕煮熟了，米饭也煨熟了。母亲从红苕中挑出好一点的给大人吃，剩下的拿去喂猪。父亲边吃边说，这些红苕比抗美援朝时那些洋芋好吃多了。

父母吃红苕，我们小孩吃米饭。我是家里最小的，也是“钢罐”煨制米饭喂出来的最幸福的一个。我对这个罐有一种特殊感情。在我心里，它不但盛满父母对儿女最平凡也最伟大的爱，它更承载着父亲的一段浴血岁月与一生荣光。

可惜，父亲在我18岁那年因病离开了我们。这些年，思念促使我不断地想从当年那些充满硝烟战火的历史中，去追寻父亲的足迹：我到处翻找父亲的照片，想留下他在人世间哪怕一点点具象的气息。我真的找到了一张父亲年轻时穿军装戴军帽的黑白照片！可由于岁月久远风雨渲染，照片斑驳模糊，父亲的样子几乎已无法看清。

我四处托人想修复照片——这是父亲留在世间唯一的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，然而一次次无功而返。我将照片仔细珍藏，就像珍藏一世的父子缘分。在儿子心里，父亲的形象永远清晰而鲜活。

此时，手捧“钢罐”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耳边仿佛又听见那个叫赵世元的老兵在哼唱：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重庆晨报《黄葛树》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推出《黄葛树》文史副刊，内容立足重庆本土，放眼全国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事件亲历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信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

